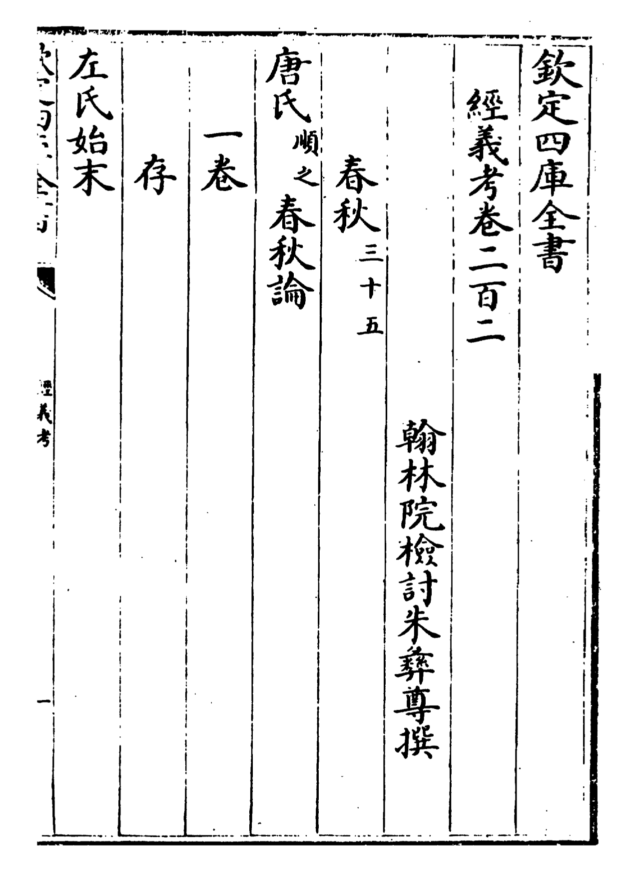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二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三十五

唐氏順之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鑾序曰左氏始末者毘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彚葢取左氏所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為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

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袞之所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探先生之大旨而按讐以廣其傳間出管見用資揚扢庶幾不失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歷甲寅

族孫一麐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無毁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

之實且夫先經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别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序之以爲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内傳爲主而

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㦖序其首嘉靖壬戌

黄氏光昇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徵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

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為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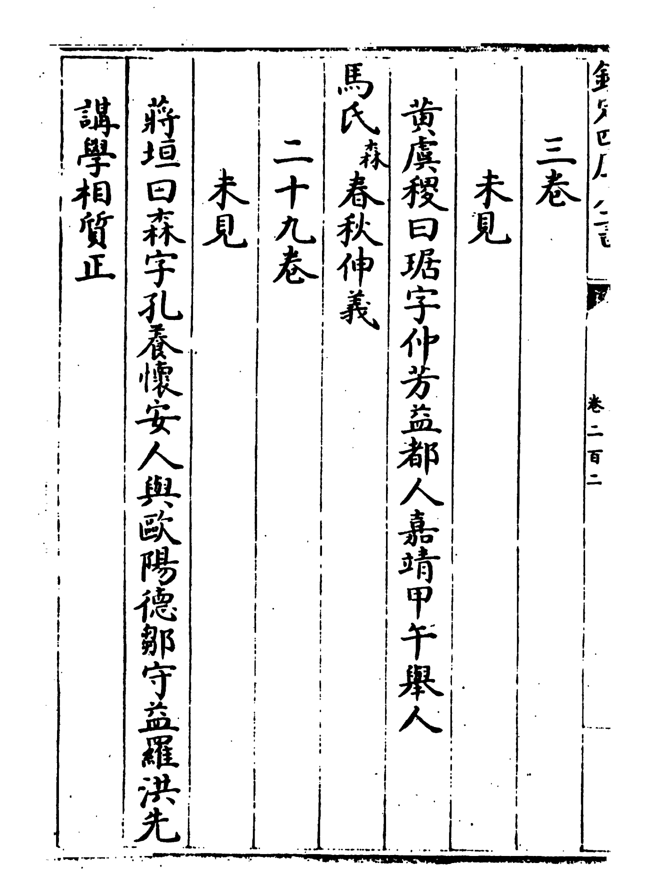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涍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江南通志涍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錄之第二子也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虞衡主事改主客歷儀制郎中以貴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平府通判量移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琚左傳叙畧



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講學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黄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爲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爲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

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痾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録之積有歳月彚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仲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録為辨說以證其必非攺魯史之舊文以求正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於妄誕之罪則庶幾可存以補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葢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録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録之否則不録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録左傳難訓者亦參用

杜觧於下而胡傳前後屬辭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畧注之庶一開卷間大義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寀見之輒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爲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

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爲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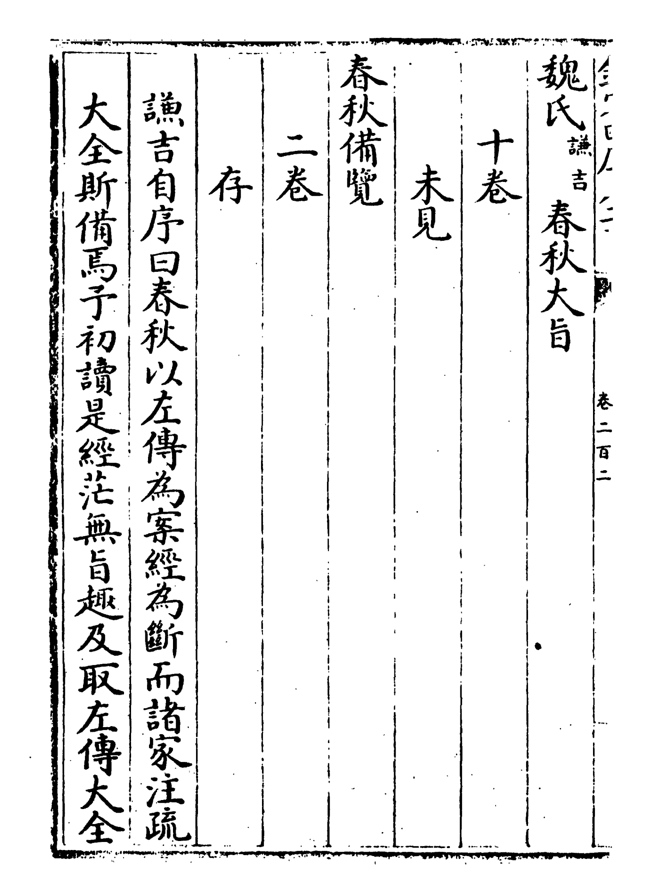
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爲聖人直道之書可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春秋録疑

十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纊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纊而耳已聾其專心如是



魏氏謙吉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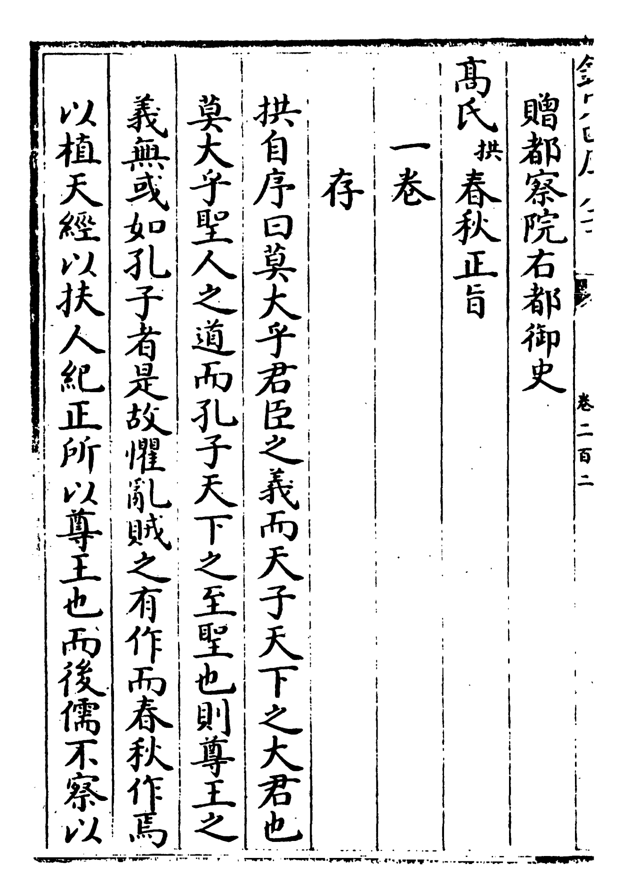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為案經為斷而諸家注疏大全斯備焉予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

與文定注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帖命兒輩藏之巾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黄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

爲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説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

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既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叙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

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嚴氏訥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其書

分國凡十八卷

黄虞稷曰萬歷乙亥徐栻陳瓚爲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山東通志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河南按察使

王氏樵春秋輯傳

十五卷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

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
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
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
之下謂三傳可束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
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
之陋爲輯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
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以此經未易
言故未暇爲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春秋大義

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倣春秋目依左氏綱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則朱子雖未為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而得其心者矣其未為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其間多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略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

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槩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即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裨於文定則愚區區私錄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爲之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爲凡例二十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

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春秋論

四篇

存

江南通志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

部主事歷郎中出爲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
入爲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
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江南通志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
兵部左侍郎

吳氏國倫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谷應泰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

者分國爲諸侯世家予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爲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

衡互異若繼弑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弑君一也或明其爲弑或不明其爲弑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爲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爲言常也簡易

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欲爲
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爲之射則何異
於日月之借光於爝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
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
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修春秋當其時秪以口授弟子
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
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即令附
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於公穀二

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宫而尹氏君氏盟蔑盟眜築郿築微厥憖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爲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爲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

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耶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公之袞鉞具存即有褒諱貶損皆天子之

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鄙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畧其正變之例鈌其有無疑似之文秖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

孔子竊取之義而彙爲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狥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萬歴丁丑夏

經義考卷二百二

經義考卷二百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六

姜氏寳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存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爲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子何敢有可否於其間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爲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

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眞僞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𡡾於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爲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爲竊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

悉纂著之庶幾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萬歷乙酉冬

黄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應鰲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命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察司副使

方氏一木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觧深有契於衷又取公羊穀梁胡氏釆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藏之巾笥

陳氏錫春秋辨疑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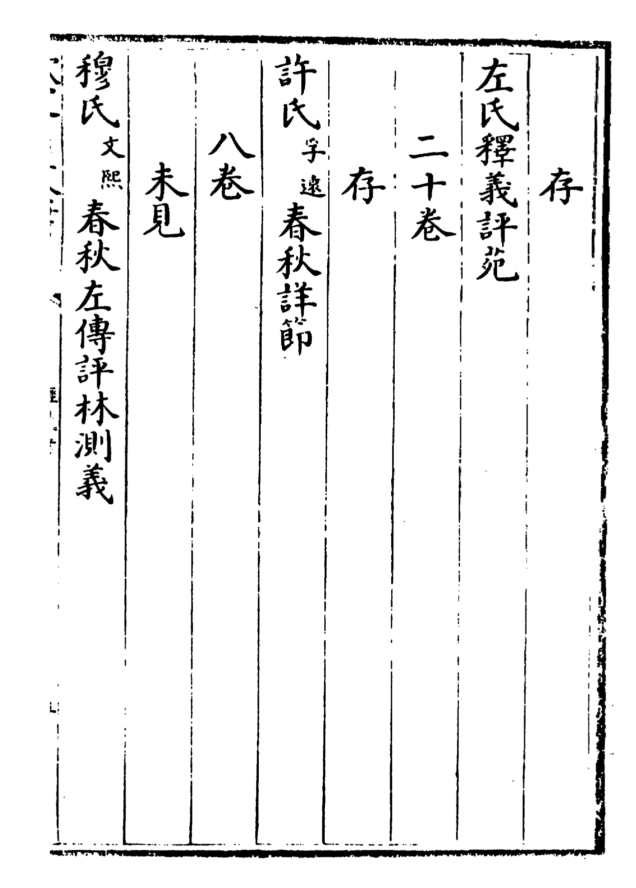
存

錫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歴法也災異也化氣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寓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嘗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已之故畧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説理於筆削二字妄以改時易歳黜周

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知我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為之推原聖意獨為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三道以俟觀者

王氏錫爵春秋日錄

三十卷



存

左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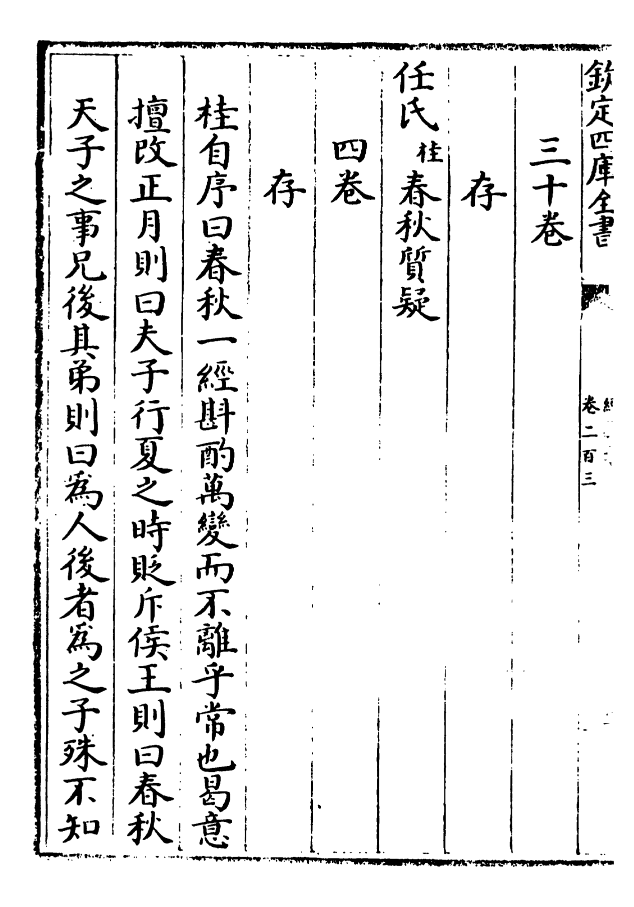
存

許氏孚遠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存

任氏柱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兄後其弟則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

書王正月以遵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臣覲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爲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爲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逆賊甯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乎桓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爲專兵圍衛爲報怨是昧安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庶民興豈意道

微而横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懐而未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大可懼哉吾爲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彛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僞小人得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一獲涓埃之益補斯文之缺則末學何幸若夫莊公去年娶婦今年嫁女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

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爲總義十六條而後隨經文觧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曰鑾衡十曰愼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說多有可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爲

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袁氏仁春秋鍼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具意則忠

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于鄫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别為袁氏傳三十卷按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八卷以闡其幽繹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恃已長故不為訶斥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

嘗有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
說不可不闡發以正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
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
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

傅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

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稗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爲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爲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於是稱

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爲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不甚爲世稱説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爲年隅於是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

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爲胡氏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爲伏爲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爲之故字爲之考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揞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

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敘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學諭遂諷令建昌陳

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耶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爲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爲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

而深有感焉既託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
以繫之後萬歷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曾
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槩
見其閒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爲世規凖至戰陳
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
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
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

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爲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荀悦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爲通鑑而趙與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惎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

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焉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爲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疏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爲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爲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

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爲世所好而事多遺脱稍有錯誤若得爲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爲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歷乙酉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會衆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為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忠臣於杜於千載之下耳萬歷癸

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傅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
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縋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

解圜人服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爲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王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黄虞稷曰升字士新宜興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黄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

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晁乙集

佚

素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薛氏虞畿春秋别典

佚

十五卷

存

虞羲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丘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别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衆劉知幾謂丘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閲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

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心
輒歉然不自揆度畧仿左氏例仍分十二公以統其
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
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
文如在焉僭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
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槀不幸下世郭
郡公棐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

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考訂删其繁複者什一補其闕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經義考卷二百三

經義考卷二百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七

姚氏

姚氏谘春秋名世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汸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

事也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近司寇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爲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

勅爲一十三卷按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茂卿取而梓之

昝自序曰邑先達邰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於常炳緗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宫之奇得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稾罹鬱

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人耶余生也晚未由趨公之門牆忝交於郡博萃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邁疾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

黄虞稷曰洛字舜洛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爲是書

未竟咨因續成之

凌氏穉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孅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置之

編首一開卷而可得以棣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

說相承褎貶爲義愚竊以爲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褎貶褎貶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公非而無所毀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教不越二端而已故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褎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之得失可

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可以
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襃貶析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
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
本乎天運何心於襃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
夷夏盛衰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
列國政刑也豈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
進吳楚而退齊晉聖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
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孔子為失刑矣又其甚者

魯桓有弒君之惡反歸罪於天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彊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褒貶爲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褒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汩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

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呉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内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詳内事畧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主周則周之名分仲尼何敢忝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

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爲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爲變例變例者即事之教也爲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

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爲
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
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
癸丑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
日有所記札輒疏爲或問一卷凡例輯略一卷屬辭
比事八卷總名之曰春秋通義略非敢傳之人人以
俟後世之揚子雲焉爾

張氏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爵或以其諡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名字官爵諡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末書諡蓋信筆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閒也而讀

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至於以一人爲二人以二人爲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觧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歷而又有世族譜蓋以叙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

春秋人物纂其於每人名字謚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纂者分國而彙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壼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公先妣則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其古

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爲一項於周前者皆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缺乎

徐㘭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閎覽人號書簏生平所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爲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先生既没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張道輔家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藁

蟲蠹半蝕點竄糊塗覽者莫尋頭緒予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閒寂嚴加校訂初稾渾爲一卷予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爲繕寫井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爲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驥未必於經學無少補云

黄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静福清人

鄭氏良弼春秋或問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
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群議著爲續義或問
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藴己卯夏謁予就正予異焉
庚辰予郡顧君襟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即以其書
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爲探討重訂已姜司成
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巽裒次成帙凡若干卷
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
復爲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

生率宗胡氏即胡傳外縱窺閫遂得聖門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爲通方學據經辨傳之真僞析理别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入之見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即起安國於九京當降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内士公共之也

黄虞稷曰良弼淳安人

龔氏（持憲）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黄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三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

合經類訂精審

董氏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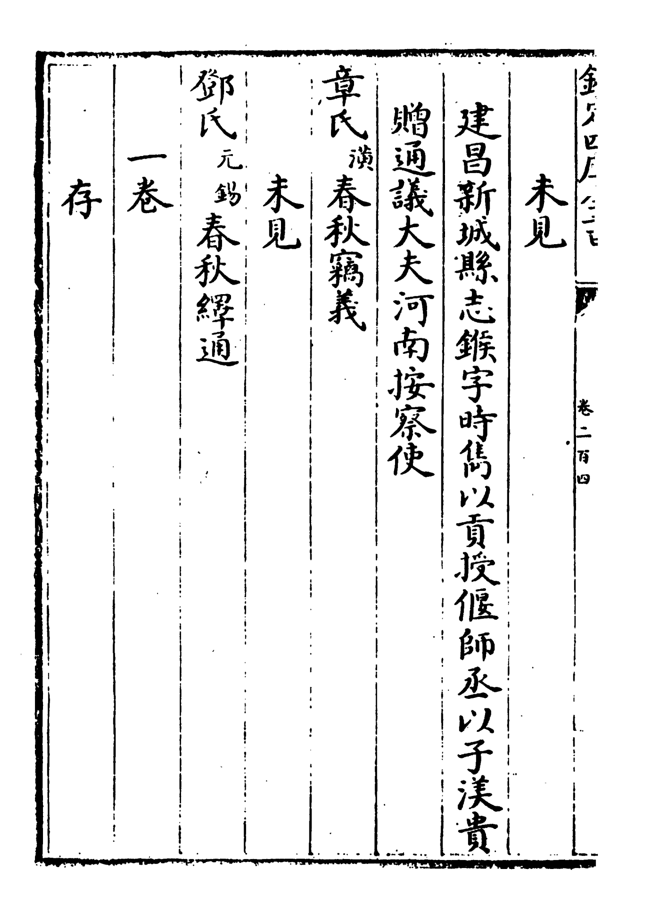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

校以父喪終慕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

益遂意經學旣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
名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逆予檇李舟從吳越
之間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
勤予聞董氏具先有從陽明先生於天泉晩得聞道
陽明先生所爲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
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
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以經生自
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倀倀問途君可

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老者以私淑則予方章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予生朝屋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為壽舉薛敬軒語予拜且承之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諗夫同社

鄧氏（鍈）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鏌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漢貴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章氏潢春秋竊義

未見

鄧氏元錫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 習 春秋三傳會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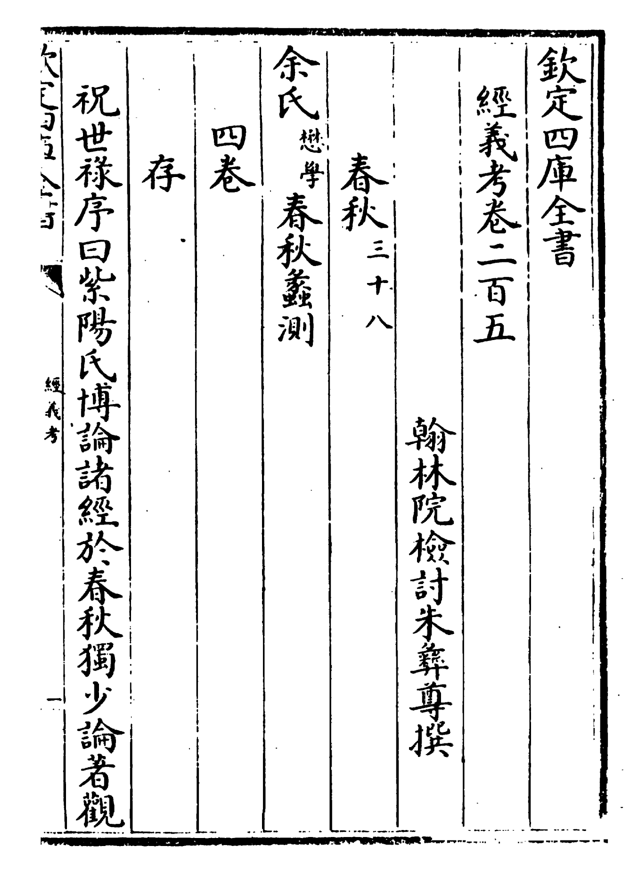
佚

朱氏 睦㮮 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八

余氏懋學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

其語魏元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理順義精則止是按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摭故實無異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蠡測耶婺源佘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敢為繆悠而因者非敢為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能持衡聖

心吾不能懸度即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考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葢以其讀之有味者發爲成言若黙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宜乎具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

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先儒皆謂旱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說遂以夫子荅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為逐季氏發也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合故迎刃而觧則為先生泥傳而談則為或人而已矣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詮釋

各二卷

存

黄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長兒承玄稍爲增定而鍥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爲之叙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

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丘明則爲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爲說於是有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

其說爲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倿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襃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傳是欲杞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丘明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

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諓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檮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捃拾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逞艷千

古曷嘗拘繫爲經役哉大抵孔子修魯史未嘗自明其爲經而後人尊之爲經丘明作傳未嘗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爲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爲經傳自爲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爲主往往設爲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褒鉞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

一辭別其後之為徒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榖以經生而辨於理核於事者不失為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與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公榖能傳聖意不可謂公榖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

夫安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之左氏之爲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爲近古也萬歷己亥暢月穀旦

黄氏正憲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最著丘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爲傳當不甚

謬刺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自西河宜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為衮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衮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為正例變例之說

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舜牧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

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不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爲適在位在之説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

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
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
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閒取易書
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内茲來粤西甚暇
得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
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
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
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

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歷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

國子祭酒

沈氏堯中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堯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米文斷以大義如趙盾弒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名王文有害也所必改也具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強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

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
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於歸國殺
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
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況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
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
爲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
各自爲例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
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

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爲史外傳心之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爲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爲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爲子實非子而進之爲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爲子則書子周命爲伯則書伯周不命爲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爲天子之事是身自爲亂也而何

以爲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具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于齊齊與魯較恒于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

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為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為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郜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為慢書王人子突救

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爲非至若翬之弑隱也而先書翬帥師慶父之弑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臯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已意一以經義爲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

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歷庚子

楊氏于庭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衮也鈇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吻也葢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

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贅一辭不得而況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爲叔服公孫會自鄸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爲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别於内而以爲不與其爲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爲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虚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

夷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請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玆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間刻於建陽書坊

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存

匡解原序曰予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

猶爲有幸焉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傒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予自丁未爲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漫爲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寃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綴以數語或爲人所未發或爲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誅負寃者雪不欲人受溢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敢偏狥即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爲辨之久而成百餘首命曰左

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得而非舉其全也

黄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歷丙戌進士汾州同知

高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子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

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横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爲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春秋爲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寛易不爲深暾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其意㲉有

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愼焉顔以孔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生旣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炯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

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賵是以天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内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為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不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之義也王

之降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爲重召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陽之狩不以臣名君首止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大夫主盟之始列士穀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棐林之役書會晉

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脉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讙陽關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盂之會執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

矣先書晉存內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陘之次葵邱之會首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邱城緣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於王所歸衛侯於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曹畀宋文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鄫子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

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之義綱常爲重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忽繫鄭而突不繫鄭正兄弟也會于濼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稱元稱天王者

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

據左言例而人始競為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聖經其實踳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附會左傳臧宣叔媚晉卿權辭以為王制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為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奬使三王罪人貌千古

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

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

曰非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

邱明也知左之非邱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直解

十三卷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

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為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荊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

易簡者聖人之情具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歷辛卯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別有凡例列國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一圖名號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

其報沈太史仲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爲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邱此是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耶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閒考核者便乎否耶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

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今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予三都之隳聖人施爲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僅曰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郈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絶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恶
覩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爲明
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
人絶筆至情又何嫌攙入已諸所增益大都
不出此類獨左逸説林等書謬爲纂附疑於
真僞錯雜然鄙意傳疏主於明經茍於經義
有禆雖附見無傷也矧細書傳後原與本傳
毫無混淆又何真僞錯雜之足疑乎此書出

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略具見此書故錄之

魏氏時應春秋質疑

十二卷

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南京

通政使

劉芳喆曰此爲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佺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鑒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釲曰鑒字正字豐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太僕少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

卷

存

黄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歷辛丑進士巡撫

遼東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